

列傳

汲鄭

儒林

酷吏

大宛

遊俠

佐傳

滑稽

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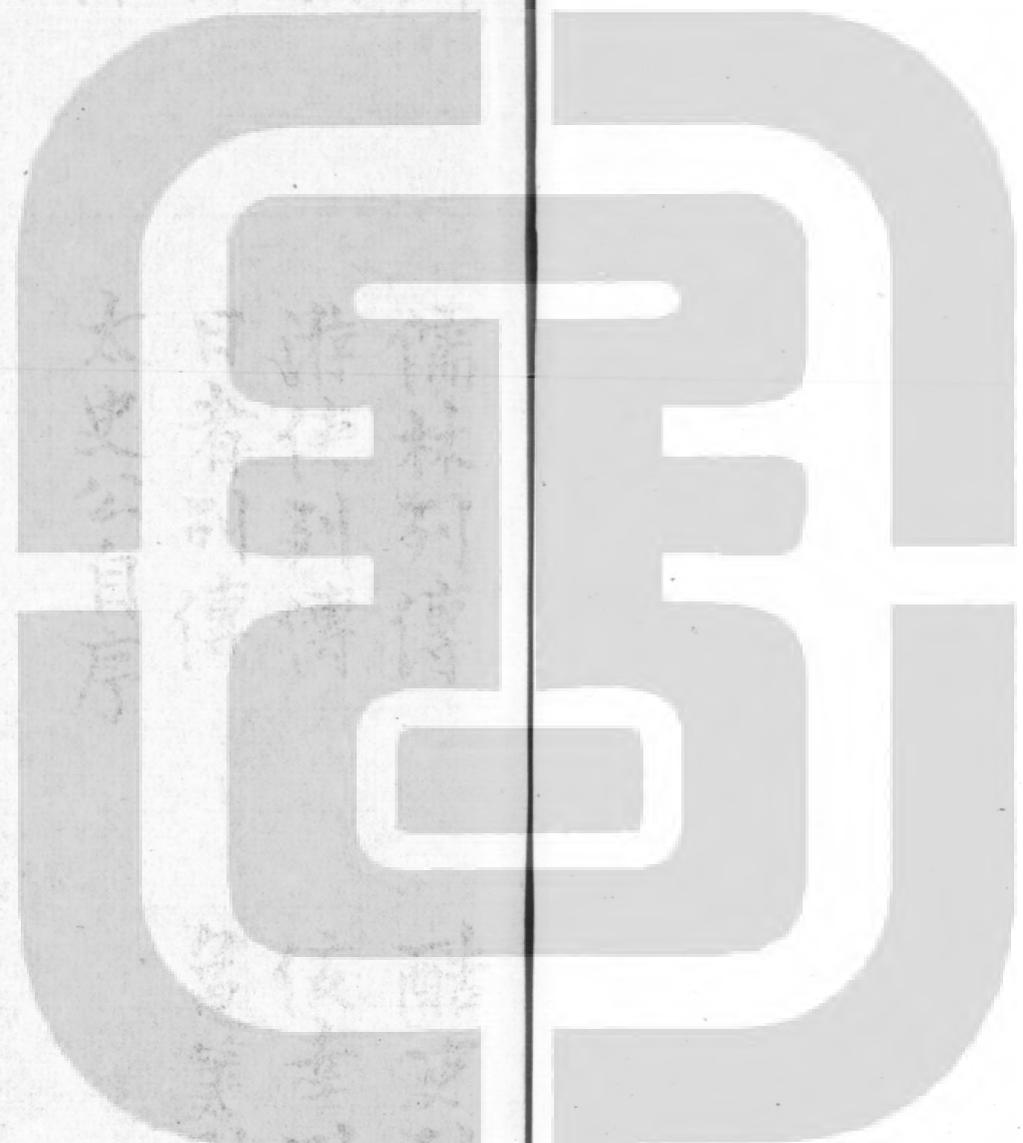
龜策

貨殖

太史公自序



說者列傳
大宛列傳
消特列傳
貧產列傳



儒林列傳
諸侯列傳
日者列傳
大史公自序

酷吏列傳
佞幸列傳
貨列傳

史記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

至黯七世

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

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

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

上遣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

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

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

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

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

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

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

不苛小黠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

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黠為人

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

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狹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

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應劭曰傅相梁人為孝主將素仗直善灌夫鄭當時及

宗正劉棄徐廣曰一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

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黠見蚡未嘗拜常損之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黠對曰陛下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

皆為黠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黠黯曰天

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

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黠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

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徐廣曰最一作甚也上曰汲

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

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

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天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

謂林邊踞林視之一云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

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爲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蘭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

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

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

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圜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

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如淳曰紛亂也公以此無種

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

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

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乃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媿，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子之，以謝天下之

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
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
闡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關要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陛下縱不

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
庇其藥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

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
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

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
詔數強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

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
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

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旣辭行
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

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
專阿主意主意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

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
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

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
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卒後上以黯故

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
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

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信任

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

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

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危服虔曰梁

孝王之將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

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使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閒靜可以請賓客存諸故人請謝賓客

夜以繼日至其明且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

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

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

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

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

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每朝候上之間說

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

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

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

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

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

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密客為大農儻人徐廣曰一作入二云賓客為大農儻人儻人蓋與生

財利如今方宜矣駟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其責客辜較任儻也瓚曰任人為保任見舉省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

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心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

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

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平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

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執則賓客十倍無執則否況眾人乎

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

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

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史記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西川毛鳳堂氏書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按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

按仲尼弟

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
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
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
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
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
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
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
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
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
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
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

生弟子莫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
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
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
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
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
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培韋昭曰培申公各音扶尤切於齊則轅固生
於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
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
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
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齊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
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
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

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
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
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漢書百官表孔臧也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
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
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
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
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
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
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
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
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
高弟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

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

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

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

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

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

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

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

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

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

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王戊立郢以呂后三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爲楚王戊不好學疾申

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腐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

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

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

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

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

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

乘軺傳從徐廣曰車馬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

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

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

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

事盡下趙綰王臧更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

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

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

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

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

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

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

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

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

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

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

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

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

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
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
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
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

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
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

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
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

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

十餘矣固之徵也辭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辭
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

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

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
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徐
廣

曰憲王
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

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

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
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

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

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

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

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

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
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

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

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問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

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

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

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符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生單次皆嘗爲漢禮官大夫而段

丘蕭奮

徐廣曰屬山陽也

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靈菑人衡胡徐廣曰菑一作岳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常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天子召諸生示

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徐廣曰一作茶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

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

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

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

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

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

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

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

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

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通者蘭陵楮大廣川殷

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暇也温呂步舒楮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

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

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

學至大官

史記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免苟免也導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

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

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

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

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

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漢書音義曰觚

方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

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

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

西川毛鳳崗氏書

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

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

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

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

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睢氏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癩病也宗人三百餘家

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睢

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髀脚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

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

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

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

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

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

節拜都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

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

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

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

都

寧成者徐廣曰寧作甯屬南陽穰人也徐廣曰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

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駟案韋昭曰言急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

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

畏邳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
驩久之邳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
尉其治效邳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
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
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
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
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
千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

孝文六年除國由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卽

位吏治尙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

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

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忤漢書音義曰堅忤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

曰以文法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由後爲河東都

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

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

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爰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

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

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

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大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作編

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爲陵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

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

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鞠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并取鼠

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曰罪備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

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韋昭曰為之先後及出為侯大與

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太府調

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太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太府公府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按事治

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大中大夫與趙禹

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

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

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

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按求官屬陰罪湯為人

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世沈浮也駟案服虔曰射與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

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

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奏讞疑

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韋昭曰在板繫

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徐廣曰應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

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主坐不用諸掾語故至于此非常釋聞

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聞矣駟案贊曰謂常見原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

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

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

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也於是往往

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

大評似之

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元初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非青翟爲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

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

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按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佗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其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

園當謝湯弗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按其事湯欲致其文丞

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

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

中為大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

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

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

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

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剛彘彘人也官再

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誣體於湯湯數行丞相

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

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

捕按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

後不有因事
以上書之法

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
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
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入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
簿之簿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
悉責也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
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
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
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
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
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
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
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

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温舒等後起
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
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

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
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補上黨

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縣無遺事舉為第一遷為長安

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

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

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

凌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

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

以高麗等能
平放夫惟湯而
致之

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曰隸閱也號曰寧見乳虎

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

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

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三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

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

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

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曰

為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加罪一等是日皆

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得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

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

治徐廣曰摯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

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

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

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

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

道乎嗾之徐廣曰嗾音銜至冬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縱以為此亂民

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

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屬馮翊少時椎埋為姦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

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

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

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

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

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

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

徐廣曰屬馮翊

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

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

徐廣曰嗾音銜

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

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加罪一等

徐廣曰孔暴三姓大族

漢書音義曰隸閱也

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
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
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
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
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會春温
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
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
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茂徐廣曰一云麻成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
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荏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
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
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

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

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木未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內守案舉

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中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至

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

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居久之病死而温舒復為中尉為

人少文居廷愷愷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

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鉅徐廣曰音頂器

名也如今之殺書函中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也落皆設督長也以牧司姦盜賊

温舒為人調善事有執者即無執者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

山弗犯無執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煮音煮大豪其治

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

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

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

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發兵代大宛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負騎錢他姦利事罪

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

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

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

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

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

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

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

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

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詐為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

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廩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按邊失亡文類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所論殺甚眾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刑罪深刻至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

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

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

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

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

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

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歲泰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

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贖，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徐廣曰：一作成一。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螻鷗，水衡閭奉，抃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史記一百二十二終

西川屯鳳閣
氏園同用甫

史記一百二十三

西川屯鳳閣
氏園同用甫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

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韋昭曰：飲器，榼也。單于以月氏

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

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

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俱出隴西，經匈奴，得之傳

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

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

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

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

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

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

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與狄亦或女主既臣大夏而居之

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

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留歲餘還竝南山欲從羌中歸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徐廣曰元朔三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

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

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

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

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傍大國五六具為天

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

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

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

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

北則烏孫東則扞采于寘徐廣曰漢記曰拘彌國去于寘三百里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

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

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

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南漢道焉烏

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不土著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

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康居在大宛

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

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

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

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

時疆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舩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草旁行以爲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應昭曰眩相詐惑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

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

氏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毘又作訖騫曰臣在大夏時

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

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

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

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

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

徑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

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

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

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

犍爲發間使四道竝出出駝出冉出徙徐廣曰屬漢嘉出邛夔皆各行一

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笮

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

南方閉儻昆明昆明之屬無

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四可千餘里有乘象

國名曰滇越

徐廣曰一作絕

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

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

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

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

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軍死亡多而騫後期當

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

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

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

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

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

野烏嗛肉蜚其上

徐廣曰讀嗛與衙同衙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衙之史記亦作嗛字

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

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

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

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

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故渾邪地空

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

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

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

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

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

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

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

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強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太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子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采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

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

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其後使往者皆

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喻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此信之

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徐廣

曰漢書作及若出其庸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意義亦及也

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

女初天子發書易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上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

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

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

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

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

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

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

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

曰欲地界相乃遣使相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

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

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

者徐廣曰元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

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

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

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子節募吏民毋問所

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

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

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子節言小者為

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

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

外國人人自言數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

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

等尤甚徐廣曰恢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

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

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

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

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王恢徐廣曰為數使為樓蘭

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補

元封四年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烏孫以千匹馬聘

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江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

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並宛東姑師扞采蘇雍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冥其山多玉石采來贊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轂抵奇戲歲增變甚盛並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

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頤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

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

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

怒妄言如淳曰馬聖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

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

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

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

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蜀國六千騎

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

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

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至敦煌貳師

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

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

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

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

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

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

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

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

宛善馬絕不來易孫侖頭易苦漢使矣易輕也為外國笑乃案言伐

宛尤不便者鄧光等救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

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他
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

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

其城徐廣曰空一作亢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

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備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

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

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

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

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

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

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

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

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

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

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

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

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

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

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

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

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

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

者名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

貳師起燉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

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
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
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
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
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
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
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
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
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
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
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
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

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天子
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
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
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
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

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

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
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
昧蔡立毋寡昆弟日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于漢漢因使使

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

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本無置字酒泉都尉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西

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

以給使外國者。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史記一百二十三

終

史記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皙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

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

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

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

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

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

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夷吾桎梏百里飯

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

豐川氏書

豐川氏書

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
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
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利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
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
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
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
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
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
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
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
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
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

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
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
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
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
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
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
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常施
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
乘不過軻牛徐廣曰音唯駟案漢書音義曰小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季布將
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
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

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閻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况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徐廣曰陝疑當作邾字邾川有邾邾縣南傳曰邾壯士韓千秋也

郭解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

徐廣曰首子妙反盡酒也

非其任彊必灌之

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蓋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

如淳曰吏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選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

也貧者欲得願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願之月二十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更一月休十一月也

怪之問其故乃解

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

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
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
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
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
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
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
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
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許
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
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
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
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

徐廣曰屬馮翊

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

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
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
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
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
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
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逐族郭解翁伯自是之
後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敖倨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
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雁門有鹵城也臨淮兒長卿
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逡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
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
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二狀為貌者則色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史記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

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

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

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鵝貝帶漢書音義曰鷄鵝鳥名以毛羽

飾冠以貝飾帶傅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

則鄧通惠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

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徐廣曰後屬犍為

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著黃帽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擢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孝

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袈徐廣曰

曰一無此字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

西川中
氏國南

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啗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啗癰，啗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啗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為。

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馮官者，則李延年。馮者，弓高侯

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類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馮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

子，愈益親。馮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馮先習胡兵，

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馮常與上臥起，江都

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馮乘

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

道傍，馮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

比韓嫣太后，由此嗾馮。」徐廣曰：嗾，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馮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

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馮死，上為謝，終不能得。馮遂死，而案

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

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而平陽公主言延年

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久之寢與中人亂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史記一百二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

西川氏閣

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

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

滿箕徐廣曰箕籠也汗邪滿車司馬彪曰汗邪地田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

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黃金千溢白璧十雙

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

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

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

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

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

鞞鞠臄徐廣曰鞞收衣袂也鞞袂也音滿鞞曲也臄音其紀反又與蹠同謂小蹠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

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

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

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醜反自視貌前

有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

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

徐廣曰一本云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

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

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

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

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

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

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

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

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椁榿楓豫章為題湊蘇林曰以木累

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

後楚莊王時未有韓趙魏三國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

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

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

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

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

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

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

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

載曰談說之容貯也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

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

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

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

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

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

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

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

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

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徐廣曰在固始四百

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

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

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

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王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頭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

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以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

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
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
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
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
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飲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污數賜縑帛檐
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
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
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
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
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
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其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
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宮署門

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
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
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
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卽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
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
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
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
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
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
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均
平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
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

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

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

徐廣曰衛青傳曰子

弟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

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

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

徐廣曰衛青傳云衛乘將軍止車前東郭

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

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青瓜一百螺五百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

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于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言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

此後此字 多矣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

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

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綬徐廣曰青瓜一音螺青百級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

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于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武帝時徵北海北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

守來望見王先生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

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齊戒爲治齊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異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巳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繪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媼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

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
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
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
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
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
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
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
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
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
若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
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

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
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
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
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鄴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
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魏文帝問羣臣

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
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
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
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抵印之差乃鈞錙
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按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
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
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
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
不得錯綜而易處

史記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

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曰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上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議論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

西川史記
氏書

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

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

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

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

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無多以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賑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

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

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

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

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

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無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

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徐廣曰式音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做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享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家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立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

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徐廣曰音所駟案離騷經曰懷椒糈而要之王逸云糈精米所以享神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憺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

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劔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

名榮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舍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之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史記一百二十七 終

馬川屯鳳
氏書

史記一百二十八

氏書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亦以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草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嘗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

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睚眦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逢策定數徐廣曰逢一作逢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

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

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

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

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

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詢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甲余必自

取之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

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

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

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

之上

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

著百莖共一根

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

又其所生

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

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

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

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闕

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
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
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下有擣
耆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
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卽以籊燭此地徐廣曰籊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籊
也燭之火滅卽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卽掘取之入四尺
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耆
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
和平王道得而耆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耆者不能中
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耆長八尺卽難得
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卽可用矣記曰
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

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

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

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

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

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

氏說淮南以爲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蚘

龍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蚘龍屬也音決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耆

并得其下龜以上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

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

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

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爲神寶傳曰取前足

臚骨穿佩之徐廣曰臚音乃毛反臚骨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

不惑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

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于得我者

匹夫爲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爲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於白蛇蟠

于徐廣曰孤及林中者齋戒以待誕然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他髮

徐廣曰他一作被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與南方

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

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

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

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

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

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

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

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

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

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

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

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

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

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勃仰天

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

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

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

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

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龜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卽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竝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望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

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求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服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

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他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嘆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為寶是不強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強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強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強之道江河為湯武我為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歸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為山高而不壞地得為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地音吐和反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眾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強暴強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

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辯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

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忽

忽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傳為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

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蠱置之

谿谷故牧人民為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為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

宅列其室屋為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

養以五穀耕之耰之徐廣曰耰音憂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

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強不至故曰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商賈不

強不得其贏婦女不強布帛不精官御不強其勢不成大將不強

卒不使令侯王不強沒世無名故云強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

之紀也所求於強無不有也王以為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櫝音廣

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鑄石垺蚌徐廣曰鑄音子旋反音判傳賣於

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大寶所在乃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如
拌蚌於海也自以爲強不過鑄石於昆山也取者无咎寶者無患
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
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
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
時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
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
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
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
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
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
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強誇

而目巧教爲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善意作室不甲法度許慎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

犀玉之器象箸而羹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脰脰音衡脚脰也箕子恐死被

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

徐廣曰兢一作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與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

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

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

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涪湯徐廣曰官音一作沸是人皆富有

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

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

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

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

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

分爭是暴強也故云取以暴強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
與陰陽化鬼神為使通於天地與之為友諸侯兵服民眾殷喜邦
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為經紀王不
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桀紂為暴強也固以為常桀為瓦室世本曰昆吾作

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為桀作也

紂為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賦斂無度殺戮

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為囊囊盛其血與人縣而射之與天帝爭強
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
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
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竝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
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尅紂其時使
然乃為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
而行見事而強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為聖人使傳之賢

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

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

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

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于壇中央以刀剝之身

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

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草

被鄭之桐徐廣曰牛草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

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于元王而

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

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

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孿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

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

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于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蠡

門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禹名為辨智而不

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無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

知吉凶面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

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騰蛇之

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蚘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為百

木長而守門閤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

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

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

即為虛劉歆七略有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

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

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為

也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為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正月

開 盼開 首俛大 橫吉 首俛大 首仰 足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上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微也

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先以清水澡之

以卵祓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常以為祖徐廣曰一作祝人若已卜不中皆祓

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卵指之者三持龜以卵

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煇黃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

以誠知萬事之情辨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

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一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有龜也灼鑽鑽中已又

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

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

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刺徐廣曰音策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

貞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

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

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

身良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

足胗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

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胗卜病者崇曰今病有崇無呈無崇

有呈兆有中崇有內外崇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

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

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胗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

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

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

不勝足胗首仰身首徐廣曰一作簡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

不行足胗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

足胗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胗胗勝

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胗首仰不

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

胗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胗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

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

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

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胗手仰有外 卜歲中
民疫不疫首仰足胗身節有強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
中有兵無兵呈兆若橫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強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
胗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
首仰足胗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首仰足胗內外相應不
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
不得足胗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
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
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
吉命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曰瘳不死繫
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
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
不孰民疾疫無疾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
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
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
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
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胗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
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
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
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
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
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

足脢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
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
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
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脢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
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
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
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
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
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
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脢以占病不死

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
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
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
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
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
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
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
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占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
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
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
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

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胛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

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

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
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脗外高內下上有憂無傷也
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上
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
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
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
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
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
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
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
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
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
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脗身折內外相應以占
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
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
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
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
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脗
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
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
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脗內外自隨上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
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上來者
來上曰卽不至未來上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

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
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
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
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
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
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
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足脗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
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
自舉柱足以作以上有求得病死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
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此挺詐有外以上有求不得病
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上
有求不得病有死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
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上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
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有上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
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徹以上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
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脗身節折以上有求不得
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
外自垂以上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
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上有求難得病難起不
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
節折內外自舉以上病者十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
足脗內自舉外自垂以上病十日不死其一日乃死爲人病首俯
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十日輕失火一日不死 首仰

足矜以上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矜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矜者不至行者足矜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矜者不得繫者足矜不出開出其上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史記

史記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

西饒材竹穀纊

徐廣曰紵屬可以為布

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

梓薑桂金錫連

徐廣曰音連鉛之未鍊者

丹沙犀瑋珠璣齒草龍門碣石北多馬

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

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

馮鹵

徐廣曰馮音昔馮鹵鹹地也

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

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

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昔者越王句踐困

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

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駟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

國亡公子也嘗南游于越范蠡師事之

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萬貨之情

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下不減三十則農未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貲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

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

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

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

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

乘扁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

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

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負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

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

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

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

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

之抗禮夫使孔子各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

而益彰者乎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

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

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

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

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趣時

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

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

子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

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猗頓用鹽鹽起孔

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

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千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貴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

猗氏故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韋昭曰烏氏保屬安定保名也

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徐廣曰間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戎王什倍其

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

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而擅其利數世

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

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

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

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

侯強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

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

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

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龍蜀之間要路故曰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

徐廣曰在馮翊櫟邑北卻伐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

長安諸陵四方輻湊竝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並玩巧而事末

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徐廣曰音支卮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邛都出

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熒熒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

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

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

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

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咸人都河東徐廣曰亮都晉陽也

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

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

俗纖儉習事穡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

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伎晉灼曰慎音慎伎音堅瓚曰慎音慨今以土名強直為慎中也好氣任俠為姦

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羗

不均徐廣曰狹音兒一音囚凡反皆健羊名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慄悍而武靈玉並厲之

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

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

丘紂淫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也民俗懷急徐廣曰懷急也音絹一作懷一作惠也音翽也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

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治徐廣曰一作蠱多美物徐廣曰

曰美一作弄一作推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徐廣曰跕音帖張晏曰跕屣也蹠曰躡跟為跕也游媚貴富入

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

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濮上之邑徙野

王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天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

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

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隣烏桓夫餘東綰

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

其陰則齊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關達多匿智膏壤千里宜桑

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苗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

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于持刺故多劫人

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于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

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

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于周人

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在梁陽芒碭以北徐廣曰今為臨淮屬巨野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

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之定陶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成湯在定陶舜漁於雷澤

徐廣曰在成陽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

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市

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

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

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邳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

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

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

之銅三江五河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都邾邾縣屬江夏九江江南徐廣曰高帝所制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為郡郡武帝改名丹陽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

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

越雜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

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長沙出連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

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價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貴用也九疑徐廣曰山在營道縣南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

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瑋瑁果布

之湊韋昭曰果為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程夏人政尚忠朴

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

通武關鄖關徐廣曰按漢中一作鄖字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

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

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

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

也果隋徐廣曰地理志作贏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執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

贏徐廣曰音紫此贏苟且墮懶之謂也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

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

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

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吐此觀

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

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駟案歸者取利而不

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

也停貨也

陣却敵斬將擐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
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
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驚者徐廣曰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
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史躡一作跼音目挑
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
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
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
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精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
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
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
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
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

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

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駟案漢書音義

曰五牛蹄角千駟案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韋昭曰二水

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計也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楸駟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為轅音秋安邑千

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巴南河濟之間千

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

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干畝卮茜徐廣曰卮音支鮮文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紫縹赤黃也千

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駟案韋昭曰畦猶籠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

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

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徐廣曰醵音食會聚食被服不足以自

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

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

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

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

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醬，千坭徐廣曰：長頸罌，漿

千甌徐廣曰：大器也，屠牛羊，菑千皮，販穀糶，千鍾徐廣曰：出穀也，薪橐，千車，船長千

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橐，章材也，竹竿萬个徐廣曰：古質反，其輶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

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徐廣曰：髹，音休，漆也，銅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卮

茵，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為石，案漢書音義曰：素木，素器也，馬蹄躐千徐廣曰：躐，苦平反，馬八蹄也，音料，牛千足，羊菑千雙

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

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揭布皮草千石徐廣曰：揭，音吐，合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揭布，白疊也，漆千斗，蘖

麴鹽，豉千甌徐廣曰：或作合器，各有甌，徐叔放云：甌，瓦器，受斗六升，合為甌音，鮐魚千斤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齊鮐魚，與鮐魚也，鮓

千石，鮑千鈞徐廣曰：鮑音，鄒鮑魚也，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

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千貫，節駟會徐廣曰：駟音祖，則反，馬僮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會亦

是會也，節物貴賤也，謂估儉其餘利比于乘之家，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

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

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蜀

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淖，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

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

徐廣曰：屬廣漢，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踰

駟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一曰大芋，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

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

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

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

與名韋昭曰優游閒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于織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

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徐廣曰魯縣出鐵

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貸行賈徧郡

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齊俗賤奴虜而

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

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

曰寧爵毋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爵邪將止為刁氏作奴乎無發聲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

盡其力周人既織漢書音義曰儉嗇也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

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

宣曲任氏之先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為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使上道輪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邊縣名秦

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楚漢相距

棗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

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

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

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

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王斥侯卒也唯此

人能致富至此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

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

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

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葦家栗氏安

陵杜杜氏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各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曰異一作淑又

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

及古聞

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齊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掘豕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徐廣曰酒或作細鬪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而郅氏鼎食冒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史記一百二十九

西川屯鳳崗氏園園南甫

史記一百三十

西川屯鳳崗氏園園南甫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喜也在趙者以傳劔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劔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兼勇不能傳劔論兵書也

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喜也在趙者以傳劔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劔也蘇林曰傳手搏

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守郡守也錯孫靳徐廣曰一作靳事武安君

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

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郿縣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

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郿縣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

皇之時蒯瞶玄孫印為武信君將

徐廣曰張耳傳云武信君

而徇朝歌諸侯之

相王王印於殷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

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

喜

生談談為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

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大史丞為太史令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

徐廣曰淄川人

習道論於黃子

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

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

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

張晏曰謂易繫辭

天下一

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

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

徐廣曰一作詳聊案李奇曰月令星

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

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

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

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

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

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

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

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

去健美

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

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

形太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

位十二度二十四節

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

各有教令順之

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

-2 113 38 918" data-label="Text">

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

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

土簋徐廣曰一作溜駟案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啜土刑糲梁之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糲曰五斗粟三斗米為糲音刺韋昭曰糲確也

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

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

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

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

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

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

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

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

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

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

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

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

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

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駟案李奇曰聲別名也窾言不聽姦乃不

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

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

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

聖人重之由是觀之滅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

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

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駟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

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

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

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

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也鄱音皮鄒鄱薛三縣屬魯

過梁楚以歸於是遷

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

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徐廣曰摯虞曰古之

周南今之洛陽

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

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

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

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

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尚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

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

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

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

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

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

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

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

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

徐廣曰紬音抽

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

元年

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

明堂諸神受紀

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禪祀駟案韋昭曰告於有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

太史公曰先人有

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

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

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

聞董生曰

服虔曰仲舒也

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

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
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
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
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
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
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
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
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明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
如張議但論經萬
八千字便為之誤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
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

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

徐廣曰二云
差以豪釐

差以千里

徐廣曰一云謬以千里
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

故曰

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
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
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
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
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
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
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
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
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

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

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

日受天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為寇

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

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

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

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

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而太史公遭

李陵之禍幽於縲繼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

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

西伯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

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

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

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

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學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

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

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

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

作殷本紀第三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

亂既喪鄴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

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

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為鍾鐻也維偃干草尊

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

道豪傑竝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為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

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

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帝本紀第

八惠之早賈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憚也不為百姓所悅崇疆祿產諸侯謀之殺

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

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

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

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

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

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

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

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

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

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

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嬗事繁變眾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

第四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割譜紀不明有司靡

踵疆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敵義依敵庶幾云已作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

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

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

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

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疆七國為從子弟眾多無

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
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
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
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
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
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
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强
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
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
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翽忽
五家之文佛異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一作編星氣之書多
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

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徐廣曰一云答應用用則萬靈罔不

禮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

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

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

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荆楚夫差

克齊子胥鴟夷信嚳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

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稍府猶衰微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

于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纏結也權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

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闕一云監解一作遷嘉父之謀

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

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

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

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強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南子惡蒯賸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強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生偃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

家第九重黎業之矣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騮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十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斲之嘉武佐晉文申霸

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與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
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
作韓世家第十五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
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
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旣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
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
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
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
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成皋之臺
薄氏始基誦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負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
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旣譎謀禽信於陳越
荆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

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維祖師旅劉賈是
與爲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
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旣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
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
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
填撫山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
國世家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
不草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運籌
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
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六奇旣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
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諸呂

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厄
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
梁為扞負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
十八五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
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
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
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
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
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劔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
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
父伍貞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為師傅

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

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毋廢而蘇子能存

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

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樗

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徐廣曰一作施圍大梁使諸

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

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

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

徐廣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

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及權如楚

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誦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行之作魏公子

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
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近而信威於彊秦
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
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
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傳第
二十一湣王旣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
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
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
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
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曹子七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
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
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

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
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
第二十九收兩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
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畔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
破子羽于垓下徐廣曰垓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
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
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縮絕籍糧餉作
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
間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會商有
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漢旣初定文
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
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

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唯周繼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傳斬蒯成
 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
 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
 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
 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
 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
 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
 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
 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
 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徐廣
曰吳王之厥漚王吳遭漢初定以填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
王由父省四十六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

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順師徒鄉之
 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已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
 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神連
 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
 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
 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
 之叛逆甌人斬漚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為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
 四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徐廣曰一作莫藩音普寒反葆
 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畧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
 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
 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

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
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
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
薦人稱長者壯有慨徐廣曰一作慨作汲黯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
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
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
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親中國
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云不倍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
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
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
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

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表各異十

然各以決吉凶略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

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

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

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以為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

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如淳曰章程之章術也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為

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

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

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

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

故司馬氏世主天宮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

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

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

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數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

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漢書音義曰象黃帝已下二十

窮以象王者如此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

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

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李

曰力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

師侯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

故下遷意室有怨言下獄死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漢

音義曰十篇闕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曰

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新劇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曰者

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

史記一百





